

我跟教授要了一颗烟，很快地点上，那是我第一次吸烟，因为恐惧。在黑暗中看不见自己的恐惧，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金黄的烟丝松动的味道，此后，就再也没有被摆脱过那种孤独的缠绕，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咳嗽，带痰，口齿不爽。到如今，我焦黄的手指便是佐证。教授笑了，笑的声音很颤抖，似乎带有某种隐秘的庆贺……



雨语者

林苑中◎著

我跟教授要了一颗烟，很快地点上，那是我第一次吸烟，因为恐惧。在黑暗中看不见自己的恐惧，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金黄的烟丝松动的味道，此后，就再也没有被摆脱过那种孤独的缠绕，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咳嗽，带痰，口齿不爽。到如今，我焦黄的手指便是佐证。教授笑了，笑的声音很颤抖，似乎带有某种隐秘的庆贺……



雨语者

林苑中◎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语者/林苑中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741-035-3

I. 雨...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201 号

雨语者

著 者 / 林苑中

丛书主编 / 肖关鸿

责任编辑 / 季 元 苏 省

封面装帧 / 王 主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76 千字

印 张 / 8.9

印 数 / 1—6000

ISBN 7-80741-035-3/I·014

定 价 / 22.00 元

自序

关于《雨语者》

林苑中

12月23日傍晚时分,我像一个坐在雨天的屋檐下编织完衣服的女人终于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我已经无法解释我当初写这部小说的冲动,但是我很清楚,它来自哪里,它来自三四年前那个大学公寓里那个年轻人的叙述。那一天,他坐在靠窗的床上,那是一个双人架子床,和所有的大学校园里的一样,毫无特色。窗外是昏昏沉沉的天气,楼下的走道上响着校园少女的脚步声,还有甜蜜的低语,她们拎着五颜六色的水瓶上了山坡,她们去冲开水。几乎听得见远处树阴里热水器的突突的轰鸣声。我们当时住的是一个混合宿舍,对方生物系的,由于下午没有课,我躺在床上,手里翻着一本书,我已经记不起来那是一本什么书了。他刚从外地回来。他说他是和他的老师去了一个岛上,去购买蛇。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个同学有名有姓,他叫张大鹏,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美男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梦中情人。在学校的时候,据另外三个生物系的宿友说,当时有很多的女生追求他的,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唯一感到现在想来也不能释然的是当时的慕意。他现在在徐州一所幼儿师范学校工作。他不会想到多年之后,那个下午他的叙述成为了我写作这一部小说的原动力。



他更不会想到在我的虚构中，我已将季节变换成了秋冬之际。但是，他的叙述确实使我看见了一个迥异于校园生活的世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他的讲述，使我产生了他仿佛离开了现实一样的幻境，但又是那么的真实。我坐在他的对床，听着他的叙述，他说话不紧不慢，还有一两声干涩的笑声。总之，这个下午感染了我，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这个历险。事实的不同在于现实世界里，他和他导师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学校，而在我的想象中，他的导师则死在了异地，因为一些不明真相的东西所摧毁。我在写作的过程，愈来愈相信这种不明真相的物质往往就是自身的缠绕。也就是说，它是有迹可循，有案可稽的。

从11月8日的下午开始写作起，我就似乎没有离开过那个冷冰冰的旅社，我似乎还听见里面女人的呜咽，草的喧哗。地上那半张报纸被风掀动的声音。我觉得我和他们一样已经被抛在了一个真实但是又那么令人不安的境地。尤其是那个蓝色的布襁消失之后，我一刻没有停住过紧张和彷徨感，甚至我还感到了焦虑。也是在这之后，我才真正感到了叙述的难度，不过很快，我便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着了。自此我开始掌握了整个小说的推进器。在小说的内部，我的那些模糊但又不失坚定的言论，成了不可或缺的引擎，事实证明，这些部分是可靠的。是它让我坚持到了最后，而不是故事本身。那些信件，片断，臆语，日记等等，变成了一个钉铆，牢牢地衔接着一个庞大紧凑的世界。我不得不说明的是，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尖锐的分裂。我像一个脑细胞入侵者。一会儿，我得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他叫张禹，他痴迷小说，常常将现实与幻想混为一谈。一会儿，我又得是一个德高

望重的教授，他叫景唐，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生活貌似平平，却危机四伏，他已经慢慢的感受到了情欲的毁灭性力量。但是他又不得不袒露心迹，就像是一个快进坟墓的人最后的心声。他爱上了一个女学生，年轻貌美的尤物对于他来说意味着痛苦和虚无。当然，我还不得不去扮演一下那个来自首都的画家，他在现实世界的销声匿迹，隐含了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从他的头发，脆弱敏感的内心上我知道那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而不适宜去杀什么人。事实上，至于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之死，我已无能企及。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旅社里，除了杀人，卖淫，拐卖人口等等，还埋伏着更多的危险。而在那个叫凶簧的地方，只有传说，还是传说。

作为一个写作者，张禹的猜测，以及创作部分显得零零散散，又不可以随意的丢弃。教授的探寻故人，胖瘦二人的搜捕，是对故事最为有利而且有力的细部，的确，它们也是那些一个也不能少的楔子。

我和这部小说中的张禹一样，无法忘怀那个潮湿的旅社，那个小小的窗口。我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儿，窗外的草地上，湿漉漉的一片，上面还有雨靴的泥巴痕迹。在更多的时候，我和张禹变成了一个人，我感受到了无数的痛苦和无奈，也感受到了来自生活中的温馨。最令我无法忘怀的是张禹每天给教授洗脚的时光。我似乎听见了那热水耐心的响声。在写作《雨语者》的过程中，南方的天气几乎渗透了进去，里面的一场场雨都是来自我的身边，我的头顶。它们不仅仅使我，也使小说中的张禹等人倍觉沉闷，四肢冰冷。因此被窝里的年轻人张禹的体温，那些晚上滚烫的水声才是那么的可贵、难以割舍。

2000.12.26. 前观巷

目 录

雨 语 者

自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7
第六章	81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41
第十章	160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39

第一章

1.

旅社榻顶上有一只老鼠吓了我一跳,然后是持续不断的潮水声使我浑身一阵发紧。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教授已经不在屋内,临床的被窝头空空地蜷着。天色已晚,外面的黑暗漫进了窗内,有人在远处唱歌,那个歌声穿越临晚雾霭,显得异常高亢。空气中除了有一股海腥味,我还闻见了一股呛鼻的烟草气息。斑驳的墙上有一副美人图,图上那个搔首弄姿的美人身后有一片海,蓝蓝的,那正是我向往的海,可是,我站在窗前回想起渡船驶过的却是那片翻腾的浊水,马上我的体内开始一种微妙的荡漾和翻卷。



窗玻璃上映着我的脸,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脸是那么的苍老,这张像陌生人的脸使我大感吃惊。要知道,我才二十一岁啊。就在我迟疑于自己的青春的时候,教授回来了,他沉着脸,要我准备一下。显然我们已经抵达了这地方,并且在疲乏中醒转过来了。

我们是从罗城西侧鹅浦里乘船过来的。我的眼角还闪现着远眺中得来的岛上风光,似乎近在咫尺,并且像起初那样向我驶了过来。它愈来愈大,愈来愈近,很快就又贴了过来,像贴住了我们当时的船舷一样。还有那些在山上行走的如蝼蚁般的人物一下子放大了,在你的面前站定。在船体由于岸的回弹而引起的摇晃中他们腿脚那么轻快地一弹上了船。

我似乎又一次看见峡谷的背后一排又一排的房子,那门楣上挂着简易的木板,那红漆书写的某某旅社的字样。我记得房子门前铺着乱石,屋后有高高的树木,在沿掩的树丛背后便是我们曾驰过的那海面,在树木间能见到那些慵懒的色彩。偶尔的涛声却似乎越过树梢清晰可闻。地面上似乎一直湿漉漉的,闪着白沉沉的光亮。

风吹动了窗玻璃,白光摇曳了一下。

我们要出去一趟,他说。

我问,到哪里?

他说了一句,箱岩坡。

关于箱岩坡我只有感性认识,这来源于我的教授平素的言词。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记得教授在一次课堂上说,箱岩坡,怎么说呢,那简直是世外桃源。因此,教授告诉我他愿意带上我

的时候,我快活的心当时要跳了出来。

我永远记得那个午后,我正从实验室出来,走在校园的甬道上,密匝的桂花香味包围着我的嗅觉,花阴浓重,浮在我的脸上。校园里一个个美丽的少女从我的身旁走过,我能够闻见她们细腻的体香,在她们轻盈地走动时,一阵阵地播送着。教授从车棚那绿色的石棉瓦下露出他宽广的额头,他喊住我,张禹,等一下。教授锁好了车,然后从斜坡的小道走了下来。绿色的灌木涨到了我们的腰间,上面花团锦簇,教授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后,我觉得自己的手心充满了汗水。

教授一定在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感激之情,是啊,谁愿意放弃这一次难得的机缘呢。紧接着,教授帮我在系里办好了手续,在系里,这几乎还是一个先例。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开始说我可能会留校。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睛,连我自己到最后也相信了谣言。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谣言。因为两年后,我带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回到了罗城。当我站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我的那些大学同窗才醒悟过来,我的命运并不比他们好到哪儿去。看到我拖着行李箱行走在风中,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其实命运和幸运是两码事,我一直相信这一点,而他们,却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而且混淆得不轻。

2.

我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可以毫不隐瞒地说完全是出于一种隐秘的内心。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校园的草坪上,



他正在和一个女生交谈,他们似乎是老乡。他们说话语速很快,音调坚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似乎是一次意外的相识,而且两个人都难抑心中的激动。他打着手势,那个女生很认真地听着,然后补充了几句。

实际上,他们正是在谈论着我和我的课程。因为我的《动物与人》的公共课吸引了很多同学。许多外系的学生都赶来听,我知道它的影响现在已经波及到了整个落城大学。当然,我感到很高兴。先是那个女生认出了我,否则的话,我会从他们的体侧走了过去。那个女生的名字我已经忘了,那是一个很一般的女生,算不上标致的那种。引起我的兴趣的是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使我仿佛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他的四方而略长的脸膛,以及修葺挺拔的身材,我向他笑了笑。

即使不是那个女生的举荐,其实我的课还用举荐吗,他也会坐到课堂上来的,我以为他学的是这个,他没有选择。但是我可以选择他,从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从那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孔中。以后我便经常在课堂上看见他。事实上我还是要感谢那个长着一副龅牙的女生的,尽管我忘记了她的名字。他经常坐在南侧中间的那个位置上,他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从他游弋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装出来的。至少是装给自己看的。他似乎在想着什么心思。

我除了上公开课外,我的《动物学教程》也很精彩。我很喜欢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交谈。我是在另一个叫成青的学生的嘴中得知张禹的兴趣与志向的。当时我们好像是从个人爱好谈起的,成青当时嘴里吃着面包,用细吸管吸着牛奶告诉我说,老师,

张禹实际上应该上中文系,而不是生物系,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他正在写一篇小说,题目叫《雨语者》。不过说到今天了,还没有影子,几乎全班都知道了,就是您还很赏识他,大家都感到奇怪。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我说,是吗。做了一个作家也不错啊。但是中文系并不一定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啊。我心里想,实际上这一点更像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的话题由她的吸管转向了早餐,成青告诉我,我们经常这样,早晨起不来,就只有课间去嚼点面包牛奶了。然后上课的铃声响了。成青在我的前面甩摇着她的马尾辫进了教室。成青是一个不错的姑娘,生性活泼可爱。

后来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最后选定他作为助手前往箱岩是不是仅仅是因为他像自己。那天我正好到系里去,在校园里我碰见了张禹,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他时,他显然很高兴。如果不是碍于齐腰的灌木他会向我鞠一躬的。开始的时候,系里不怎么同意,他们认为一个本科生还不具备这个资格。不过后来由于我的执意坚持还是同意了。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就离开了落城。从落城到罗城坐火车需要三四个小时。怎么说呢,我是故地重游。

3.

你问我什么时候来过?早了,二三十年前了。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这么多年下来了,还是没有多大的



变化。那个时候乘车就得两天两夜,哪有现在这么便利。有了火车,三四个钟头就到了,相对过去而言,真是眨眼的功夫。其实人生何曾不也是一趟车,也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这个岁槛上了。那个时候,我和你一样大,现在两鬓都白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月饶过谁啊。

教授的嗓音里还有点痰音,显然他有点感冒了。床上的被褥的确很单薄,窗外黑乎乎的,风声在里面紧缩着。谈到了过去,教授有一丝伤感之情。灯已经亮起来了。昏暗的光线照在教授的脸庞上,他向我叙述了三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的箱岩之旅。谈到激动处,他的脸颊上那些酒刺微微地跳动着。

我第一次来到箱岩的时候是二三十年前了,那是1964年,好像刚刚建系不久吧,当时系里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生物标本馆。系里让我去,我没有什么话说。我能有什么话说呢,我是一个小字辈。这样的事情只有我去做,那是合适的分配。当然,我这一次带你出来,没有这个意思啊,这要说明的。我是一个人来到箱岩的,当时这里还的确是一个蛮荒之地,全岛上只有二十来户。现在可不止这么多了,现在最少也得有百十来户吧。那个时候从落城到罗城只有客车,坐了两天两夜,屁股都坐疼了。这可不是什么美差事。我到达鹅浦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大概七八点样子,天擦黑了。已经没有了渡船。那个时候的渡船是一个摇摇晃晃的渔撒子,坐在上面还提心吊胆的。出门在外,心都拎在手上。没有渡船,就只得宿在一个渔民家里。那个时候的鹅浦里只是一个大的滩涂,哪想到二三十年后这里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小镇呢。当时的鹅浦里还真不起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站在水边上等渡船摇过来了。

你问我知道不知道箱岩？不知道，几乎一无所知。系里配了我任务后，我查了地图，在罗城县的西南角上，只有一个小小的芝麻粒。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当时的系主任赵序之对我说，那就是箱岩。

我上了岸以后，才发现上面大得很，也美得很。箱岩坡可谓中美之美。箱岩坡的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岛上的人管那里叫凶簏。他们为什么叫凶簏这个名字呢。我也一无所知。

4.

那天晚上，我们其实没有去成箱岩坡，而是在旅社里匆忙的吃了一顿，算是填饱了晚上的肚子。在旅社的餐厅里我们注意到了那些椅子和墙上的招贴画，尽管那些艳俗的招贴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出这里曾经气派过一阵，在东墙上的一个玻璃镜框里我们看见一些照片，主要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这里的厨师合影。厨师一个个胖墩墩的，笑眯着眼。他们以身旁站着的挺腰凸肚的为荣。很显然，他们是冲着吃来的。他们一个个裂开着嘴，露出锋利的牙，脸膛上浮着红光。照片上还可以看见桌子一角，上面有一个白白净净的空盘。在比邻的另一个镜框中，有很多的盆子菜实景，拍得十分清晰，菜色格外鲜艳，似乎还腾着热气。在香喷喷的盘子旁边，有一个个白纸条上面清晰的写着菜名：蛟龙在渊，龙凤呈祥，飞龙上天，龙飞凤舞，滟龙过溪，龙涎大餐，等等，几乎无一不与龙有关，有一个白



纸条已经落在了镜框底。我辨认了半天,也没有认出来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

我们坐在桌子旁,教授沉着脸,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心思。餐厅里只有一盏灯,光线显得特别昏暗。窗户有几个全是用纸糊的,窗户都显得很高,外面的风声推着窗户纸扑啦啦地响着。

在餐厅的西北角上,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们,正在吃着面条,面条进嘴的声音特别响。后来我们知道了那是一个进岛的画家,来自首都。他来箱岩是想学学高更希望能画几幅传世之作。这还是后话,我们现在还不认识他。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陌生的背影。他也留着一条著名的小辫子。我几乎听见了肚子里饥饿的回声。

就在这时,听见一声吆喝,随即只见碎花布门帘一掀,从热气腾腾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粗短身材,但是步伐稳健,手里擎着两个盘子,直向我们的桌前驶了过来。盘子里的菜汁一滴不漏,盘子犹如长在他的手心里一样。他稳稳的将盘子放在我们的面前。

厨师显得很健谈,他在我吃着饭的时候,从旁边的桌子边挪出一张椅子,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嘶哑,但是明显的还带有浓重的鼻音。

就这些菜了。那些菜也早不弄了。你们来得不是时候。大几年前来,这里就不是这个样了。我们这也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蛇养人。

他说着的时候,还很留恋地望了望墙上的那些照片。在昏暗的光线中还很鲜艳。他继续说道。

那个时候，厨师就有十来个。现如今不同了，那些人都辞了，客人少了，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了，我自个儿亲自来动手。要是换在大几年前，我哪一天不在席上跟那些当官的碰杯啊。日子过得也叫奇，客不来了，蛇也像是——

他没有说下去，叹了一口气。然后很客气地说，你们慢用，我过去招呼一下。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过去，我发现他的腿有点跛。教授也盯他微微摇晃的身子看，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一个瘸子上菜的时候，动作竟做得那么利索，流畅。

门口有一个人在张望，很显然他是在踌躇，是不是进来，里面的陈设使他有点犹豫不定。厨师跟他说了一些什么，那个人被说服了。很快就进来了，在他的身后还跟进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高跟鞋。由于光线的缘故，她的鞋子很不适应，在快要走到了那墙上挂的玻璃镜框下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她哎吆一声。她的脚崴了。她年轻的声音很甜，很尖细。我看见教授皱了皱眉头。



第二章

5.

锁欢你好！

我现在在旅社里给你写信，旅社尽管简陋点，但是总比过去好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旅社呢。我们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上岛的，两点多钟下车在鹅浦里等船，船在海上走了将近两个钟头。我站在栏杆前，海上的风吹着，我马上就想起了自己二三十年前来此地的样子。岛上的风光还是那么美，虽说是秋天了，一点也没有枯秋的感觉。说一句心里话，当时是很想把你也带来玩一玩的，权当作观光一回。可是我怕别人说闲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爱面子。我一辈子吃了面子的不